

本故事已被拍成
高清电影

一部深刻
反映警界
权谋的
现实主义
力作

张策 著
群众出版社

刑警队

张策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刑警队 / 张策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7
ISBN 7-5014-3757-2

I. 刑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8332 号

刑 警 队

著 者: 张 策
责任编辑: 魏安莉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hs.com
信 箱: qzs@qzch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206 千字
印 张: 8.75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757-2 / I · 1576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定 价: 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

警察。
作家。
耍笔杆的警察。
当警察的作家。
一生有如此两职业，
足矣。

序

在离开一线公安机关之后的日子里，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有点儿奇怪的问题：二十五年来，你认识了多少人？

这问题当然没有答案。很多人在生活里一瞬即逝，连影子都似乎没有留下；有的人则平平淡淡地交往过，说认识却从来没有心的交流；有的人好像认识许久了，忽然会发现他仍然很陌生；也有些人认识得越深则越麻烦，你会巴不得不曾认识这个人；当然，也会有些人即使不曾认识，却也在记忆里难以磨灭了。

这样想来，便有了这本书。

记录了很多人的故事。不管这些人是和我有莫逆之交的，还是一面之识的，甚至是伤害过我的，我都向他们致谢。因为从私心说，他们是我创作的生活原型；从社会的层面说，他们毕竟大多数人还战斗在公安工作的前沿，而且废寝忘食着。

还要声明一点，这种记录可不能对号入座，因为毕竟虚构是作家的看家本事。

目 录

序	1
晋监班	1
派出所	39
刑警队	92
治安处	150
宣传处	193
看守所	237
后记	269

晋 监 班

警司晋升警督、警督晋升警监，经相应的人民警察院校培训合格后，方可晋升。

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》

一

江城市南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张仁，在去北京公安大学晋监学习班报到之前办了三件事：交代工作自不必说，总有些啰啰唆唆的要叮嘱一下；之后给区委宣传部打了个熟门熟路的电话：“喂，是我。”“知道是你，还没去报到？”“就走，我……再联系？”“好吧，我下午也会去北京，再见。”“再见，北京见。”话虽平平，却有一些苦苦的涩味在里头，让张仁发了半天的呆。第三件事，去分局理发室理发。女理发员听说张局要去学习，幽幽地说：“要四十天啊？四十天见不着您啊？”张仁心里正烦，一冲动，想说几句不那么什么的话，又忍住了。张仁是明白人，不想产生误会。他半闭着眼睛，以局长的口气哼了一声。

张仁的心情不太好。近来，他的心情一直不好。他当副局长已经四年了，他自己认为该是提拔一下的时候了。可是，这盼望中的提拔还只是盼望，没有一点儿实质进展。官职变化的前提

刑警队

XINGJINGDUI

是要有位置，有空缺，分局政委这个位置目前正好空着，像一块诱人的肥肉似的在那儿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可是最令人难受的，是有了位置有了空缺，却没有上边要填补这位置的任何动静。张仁曾四处打听，得到的消息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。他的心情就在这样的重重迷雾中败坏了下来。其实晋监学习班是一个警察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门槛，过了这一关，丑小鸭变天鹅，灰衬衣改白衬衣，张仁就是高级警官了。而驱车驶出城市的张副局长，却是一副阴沉沉的样子。

正是入秋的好天气，车行三百里，拐上长安街，迎面西山峰峦叠翠，云淡风清，张仁不禁想，人呀，这一辈子他妈的奔什么？望山跑死马，永远是莫明其妙的被动。倒不如及时行乐，高级警官，也该知足了。一时间，如意的不如意的纷纷涌上心头，张副局长一路把自己的从警经历回顾了一遍，车拐进公大校门时他仍然阴着脸，因为觉得不如意总比如意多。

张仁时常觉得自己是个自私的人。每每想到这点，他便多少会有些别扭，会有些自责。但是，那么些不如意的往事，总是如芒在背，痒痒的让他心里难受，想了想还不是因为曾经伤害了自己的利益？也许自己就是个心胸狭隘的人？可宽容是有条件的，猫狗狗狗的还知道护食哪。张仁一想起升职时的艰难，想起感情上的不如意，想起官场上的人情冷暖，对自己的自私便有了一种谅解。渐渐地，他有了新的认识，他认为，利益就是晃荡在驴眼前的胡萝卜，而自己就是那头驴。蝇头小利的不值钱是一种必然，但对利益的追逐也是一种必然，人不会因为眼前是陷阱而不往里跳的，也不会因为知道胡萝卜淡而无味就不追着跑了。就像今天，晋监已不能引起多大喜悦，可他能不来吗？想到这儿，张副局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报到接待处设在高级警官俱乐部。其实就是间临时建筑，摆了些健身器材，也有课桌椅，看起来有时也用来上课。张仁进门

的时候，一群穿警服的男女正忙着填表贴照片，看上去有的是教工，而大多是报到的学员。学员们有个明显的标志，那就是警衔一律是一级警督，谁不比谁高也不比谁低。一群年近半百的老家伙来大学上课，又忽然没了上下级的差别，大家似乎都挺高兴，说说笑笑的。张仁挤进人群时，一股香气扑面而来，见个女警官正趴着填表，白皙的脖颈间细细的金链一闪一闪。虽是初秋，天已渐凉，她却仍穿着警裙，上衣扎在裙子里，显出窈窕的身材。张仁挨近看，那表格上已填了苏州字样，便笑着问了一句：“苏州的？”女警官抬头，一张娃娃脸上舒展开细细的皱纹儿，张口便是纯粹的吴依软语：“是的呀，你是——”张仁忙介绍了自己：“张仁，江城的，南城公安分局副局长。”女警官笑笑：“原来是张局长。”口气却是不冷不热的。

张仁喜欢和女同志闲聊，尤其是漂亮女同志。倒不是有什么邪念，只是一种愉悦。正要说话，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提着四个暖壶进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沏茶吧同志们。公大的老师忙不过来了，我替他们招待大伙儿。”看大家纷纷拿杯子，他又笑呵呵地说：“我是咱部里装财局的，叫李大陆。我晋监纯粹是熬日子熬上来的。大伙儿不信看登记，我准是咱们这班儿岁数最大的。我看得开，一个看库房的老粗儿，高级警官？做梦也梦不见呀。”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。在笑声里，张仁的心情渐渐有点儿好转了。也许，脱离一段时间工作对调节心情确实有益。他彬彬有礼地问女警官姓名，女警官笑眯眯地回答：“我姓吴，我叫吴虹梅。”

张仁知道了吴虹梅竟然是苏州市公安局某分局的政委，瞪大眼睛表示了自己的敬慕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真是女中豪杰呀。”吴虹梅显然也是听惯了这些的，只笑，不置可否。张仁便暗想，这女人表面柔弱，其实人不可貌相，心里有数着呢，看来不是个好对付的。不知不觉便庄重了几分。正准备多聊几句，突然，肩上被人狠狠地击了一掌。接着，有人大声地叫道：“张仁！你是张仁！”

刑警队

XINGJINGDUI

好小子！”

张仁愣了一愣，回头看，见是个黝黑的汉子，精瘦，皮肤粗糙，一身警服已洗得蓝不蓝白不白，褶皱处积聚着洗不掉的泥沙，一副山区农村警察的模样。张仁觉得这人有些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是谁。那人见他发呆，大笑：“老同学啊，不至于忙成这样吧？还是老了？我是刘海呀。”刘海！张仁恍然，仿佛记忆一下子从大脑深处醒了过来。他一把抓住刘海的胳膊，叫道：“好你个刘海，你还活着！”刘海笑：“活着，活得好好的。”

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。李大陆在一旁笑道：“真不错，老同学重逢，是个好兆头。咱们这个班儿啊，保证人人及格，个个当上高级警官。”

二

刘海是张仁中学时的同学，他们当年一起在北京读中学。

他们很熟，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同学，还曾经一起挖过两个月的防空洞。挖防空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学生的一项艰苦而又必须的作业。在张仁的记忆里，那活儿简直是一种噩梦。在几米深的地下，阴冷，潮湿，闷热，肮脏，还要干着他们稚嫩的肩膀难以承受的强体力劳动。这样的共同经历当然让他们彼此印象深刻。刘海属于热情洋溢的那种人，一天到晚风风火火，劳累仿佛带给他的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种狂热的快乐。张仁应该很感激刘海，防空洞塌方，他被冰凉沉重的黄胶泥压住，汗和泪混成的泥粥直往他的胃里灌，心一下子就死了。是刘海，拼了命把他挖出来。当时的情景他张仁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刘海一边大叫他的名字一边使劲搓他的胸膛。他喘过一口气，说：“别搓了，我没事了。”可刘海仍然没完没了地搓，一边呀呀地大叫。他使劲叫出来：“我

没事！”刘海愣住，汗滴答滴答地落着，问：“你活了？”张仁浑身酸软，有一种死去活来的感觉。刘海一把抱住他，竟大哭起来。哭过，认真地说：“你可不能死，你死了我会天天做噩梦，梦见你管我要窝头吃。”说得张仁哭笑不得。但是，张仁从此真是把刘海当生死之交了，经过那一回，他们也真是算换过命了。

他们高中毕业那会儿，上山下乡已不是唯一的出路，可刘海却主动选择去了延安，当时成了很轰动的新闻，刘海也成了北京各中学的风云人物。张仁责问他是不是疯了，他说：“我其实就想去看看。都说那儿苦，到底有多苦呢？”张仁看着他苦笑，无言。他觉得这个老同学的脑子有问题。后来，刘海下乡半年之后回家探亲，他们又见了一面。当时他笑着问刘海：“你现在后悔下乡了吧？”刘海却只笑笑，没说话。张仁发现这个老同学半年的时间有了很大变化，热情虽然热情，可热情里多了点儿深沉。刘海那次在家只待了五天就匆匆忙忙地走了，从那儿起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

再后来，张仁上大学，毕业后分到江城。他听说刘海出车祸死在了陕北的大山沟里，难受了很长时间。但是，岁月的风尘总会把情感打磨得圆滑迟钝起来的，在世俗的河流里漂泊久了，张仁渐渐已经淡忘了那个救过自己一命的老同学了。今天，这家伙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张仁的眼前，而且是一起参加学习的同学加战友。张仁真是又惊又喜。

“你不是……”“是，又活了。胳膊断了，腿断了，还断了五根肋骨。是乡亲们把我从沟里弄出来了。”“那，你怎么又当了……”“我不在延安了。大家返城的时候，我不想回北京，就跟老婆去河北了。对了，我老婆是河北人，现在是我们县公路局的干部。我嘛，混来混去就当警察了。”张仁看着刘海，连连摇头：“你呀，怎么能不回北京了呢，家在这儿呀。你这半辈子，还疯不够哇？”刘海大笑：“你咋跟个老婆儿似的婆婆妈妈？我你还不了解？我就想给老

刑警队

XINGJINGDUI

百姓干点事。”他收起笑容，又说：“记得那会儿挖防空洞，天天跟黄土泡，真泡出感情了。我这人，就是土啊，大城市不适合我。”张仁哭笑不得：“当年我就说你脑子有问题。”刘海捋捋农民式的短发，笑笑：“你不也离开北京了？”张仁说：“我和你不一样，我……”他觉得一下子也说不清楚，就停住了话头。

“今晚我请你喝酒？”张仁是真心的，可刘海说：“酒就免了吧，我也不能喝，你要想聊聊天，我和老师说说，咱俩调一宿舍，想怎么聊就怎么聊。”张仁看着刘海那仍然热情的眼睛，含糊应了一句。心里想：“你真是的，我家在北京，哪个北京人住宿舍？”

“我晚上不在这儿住。”他只好含混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刘海瞪大眼睛，“那么忙？你在你们分局抓什么？刑侦？那是忙。我也是，一说有案子哪顾得上别的事。不过，既然来学习了，你就踏踏实实住下吧，家里的事儿还能没人干？”

张仁笑而不答，心想：看来，你真是离大城市太远了。

张仁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

确实，北京市公安机关来晋监的人，包括部机关的干部，基本上不会在学校宿舍住，学校的床铺被子毕竟不如家里舒服。而且，谁晚上没点儿事情？校方对此也没严格要求。都是一级负责的领导干部，都整天忙忙碌碌地工作，怎么可能要求他们住校？再说，他们不来住，分配和他们住一个宿舍的外地学员还乐得一个人清静。四十天之后，大家都是高级警官，相信谁也不能因小失大，在这个时候吊儿郎当，因迟到早退的小事影响大事。这，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。

张仁虽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人，可他的家安在北京，他妻子王羽也在北京工作，北京他常来常往。

张仁和刘海分手之后当晚参加了一个饭局。有个在江城地面儿上办企业的商人，早就托了很多人来想见他一面，无非是拉个关系，现在竟追到北京来了。饭局结束时已是半夜。他站在街

头犹豫不决,想不好是回家看老婆的黄脸,还是打电话把……叫出来。想来想去,想到人家是度假来的,说不定老公还陪着,自己算什么东西。一赌气,回公大睡吧。他摸到自己的宿舍,一开门,如雷的鼾声就把他吓了一跳。他看看门上贴的名条:“林一城,河南省”,心想这河南人够厉害,这一晚恐怕自己要倒霉。正犹豫是不是走,床上的人醒了,一醒还就很清醒的样子:“张局吧?”张仁只好应道:“是我,吵醒你了吧?”说着,灯亮了,他看见床上爬起个胖子,笑嘻嘻地说:“俺没事儿。不过,你早点儿回来就好了,俺让你先睡,你睡着了俺再睡,不然,俺这呼噜,你就算倒了霉了。”张仁只好说:“没事儿没事儿,我抗干扰能力比较强。”林胖子闻听此言如释重负,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倒了:“那太好了,那你赶快洗洗睡吧,明早还要出操呢。你说都半百的人了,出啥操……”话音没落,鼾声又如雷般地响起来了。

张副局长愣了半天,只好躺下了。他忽然就想到刘海了,要不,找他去?可是,这夜深人静的,也不知他住哪屋,不好乱敲门的。

他顾不上闷气,也顾不上学校的被子是否干净,用棉被把头紧紧地包了起来。可是,鼾声仍然钻进来,毫无顾虑地轰击着他的耳膜。他骂着娘,心想:人要倒霉,喝凉水都塞牙。

三

第二天,张仁早早起来,到校园里散步。他当然没睡好,昨晚酒有点多,宿舍的床也没家里的舒服,再加上同屋河南老林的呼噜。头隐隐地疼,心情仍然沮丧。他做了两个深呼吸,边走边四下打量,见宿舍西边是大操场,年轻学生们正在清晨的阳光下生龙活虎地出操,踢球。操场南侧,是一处建筑工地,昨天他就听说那

是将来的晋监班宿舍。李大陆当时说：“公大这帮人，就是会说便宜话，将来晋监班就住好房了？我们反正没赶上。”李大陆是部里人，说话随随便便，在场的教工们也只好笑笑。张仁见工地和操场之间是一道栅栏，一群民工正趴在栅栏上看热闹。他突然发现，在民工们中间有一件很显眼的灰衬衣，那是刘海。

刘海和民工们一样地咧着嘴，两只眼睛放射着傻呵呵的幸福光芒。他的黑，他的瘦，他手里那支烟，都和民工无异。张仁暗自撇嘴，很轻视自己这位老同学，他扭头向东走，越来越强烈的阳光让他不得不眯起眼睛。

在学生食堂吃早饭。看着身边那么多小牛犊似的男孩儿女孩儿，张仁心里挺不是滋味。突然间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。你听，他们谈的是什么是周杰伦，是网恋，是NBA。这些，他张仁一概不懂。这还不是老了吗？由这个可怕的老，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升迁。越想，心情越灰暗。昨天晚上，在酒桌上，喝得半醉的商人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张局长啊，这年头儿，人不能太正经。太正经了你就会没饭吃。我们商场如此，你们官场就更如此。你想当你们分局的政委，你就得去活动啊！”张仁当时一惊，绷起脸说：“你喝多了。”那商人说：“我不多呀，我心里很明白。张局长，别怕碰钉子，别怕人家把你骂出来，也别怕有人背后说你是跑官要官。一切的目的在于当上那个官儿，然后再说别的。当上了，咱再为人民服务不就完了吗？”当时，有人见张仁脸色不对了，就嘻嘻哈哈地把话岔开了，可是，张仁却把商人的话听进去了。

那混蛋的话真是赤裸裸啊，可是，也真是戳着张仁的软肋呀。

真的，自己的事自己不着急谁替你着急呢？别人，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……

食堂的另一角忽然响起一阵笑声，他转身看看，是林胖子在指手画脚地说什么，一群人正围着他笑。胖子浓重的河南口音有

着一种天然的幽默，可在张仁听来，却实在是刺耳。他皱皱眉，起身走了。

八点整，随着响亮的哨声，四百多名晋监班学员分四个班集合了。张仁分在一班，这个班的人员主要是指挥系统的干部。张仁探头向隔壁二班看，见吴虹梅正在队列里和人说笑，便知道二班是政工干部班。一班的班主任是叶老师，他指定来自云南的田伟当班长，主要是负责整队。矮矮胖胖的田伟往队前一站，一张嘴竟是浓重的山东口音，招惹得大家一阵乱笑。田伟说：“俺就是山东人儿，当兵留在云南做了云南姑爷。俺就这点儿不好，总学不好个话儿。让大伙见笑了。”他越张嘴大家就越笑，他的脸便红了，憨憨地也陪着笑起来，惹得旁边的二班也扭脸来看。叶老师便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走吧。”田伟便大声喊起来：“立正——向右转——齐步走！”

在张仁的记忆里，这样列队行进大概已是十几年前自己当小民警时的事了。一样的步伐，一样的着装，左手摆动，右手提着一样的公文包，还要喊一二三四的口号。他便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，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忸怩，当对面走来一队学生的时候，当这群生瓜蛋子向他们投来好奇目光的时候，他竟然有点脸红了！而且他发现队列里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。有许多人在偷偷地笑，还有人在小声地嘀咕什么。田伟大声说：“别说话，把队走齐了！”大家忙调整自己的脚步，一个个都很笨拙的样子，但都渐渐认真起来。叶老师在队尾喊：“要到校领导办公楼了，大家把口号喊起来，让领导听听咱们的气势。”有人在队列里说：“难道我们就是喊给头儿听的？”话虽这么说，全体学员还是拉开嗓子喊起来：

“提高警惕！保卫祖国！努力学习！天天向上！”

最后一句口号突然让大家感到了滑稽，一起笑起来。叶老师连连制止，可笑声仍然不断。一群一级警督就在笑声里走向他们

的学习生活了。

突然有手机响，张仁回头，竟是刘海在接电话，一脸严肃。

大阶梯教室坐四百人，很拥挤，看上去灰蒙蒙一大片。“起立！老师好！”“坐下！”老师缓缓地环视一周，用很有磁性的语音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今天——”他的话刚说这么半句，突然，一部手机刺耳地响了起来。老师脸一沉：“没告诉你们关手机吗？”所有人的目光都向手机响的方向看去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见刘海慌忙地起身向外跑，边跑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，一溜烟地跑出去了。张仁想，这家伙，有什么急事忙成这样？

开始讲课了。刘海再没回来。张仁开始还想着他，渐渐听课入了神，就忘了刘海的事。四十天里的第一堂课，讲“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”，内容重要自不必说，一种新鲜感也油然而生。上课和走队列一样，对张仁来说已是记忆里的恍惚片断，重新走进课堂对他来说仿佛是突然走回了年轻时代，仿佛是重又感到了青春带给他的躁动和烦恼。说实话，这几天心情不佳，他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来上课的，是来当学生的。当年上学时没觉得有什么愉快，日复一日的计算和背诵，还有挖防空洞的劳苦，给张仁的学生时代留下的似乎只有苦闷。可是今天，当他一打开笔记本，当他一拧开钢笔帽，他的心突然颤动了一下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，一种久违了的快乐便从思想深处慢慢地出现了。接着，是一片宁静，一片仿佛过滤后的清纯。张仁感到惊喜交集，因为他已经许久没有这种静谧在心里了。他早已认为自己的心是一颗被妒忌、刻薄、阴郁和锱铢必较腌透了的咸菜疙瘩，他没想到这颗疙瘩也会有不那么招人嫌的瞬间。

张副局长陶醉在自己的短暂快乐里了，他忘了刘海，连身边老林的微微鼾声都没听见。

四

课间休息，张仁伸着懒腰走出教室，忽见刘海沉着脸蹲在楼跟下，脚前是七八个烟蒂。他恍然想起这家伙就没上课，忙走过去问：“你干什么，课也不上了？”刘海抬头，闷闷地说：“我们县出大案子了。妈的，我刚刚离开家！”张仁一惊，他毕竟也是干了十几年警察的人，对案子有一种敏感，他问道：“什么案子？麻烦吗？”刘海又点上一支烟，告诉张仁，县里的信用社被抢了，还打死了一个人。

张仁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知道这案子的份量，他同情老同学刘海。在分局他一直抓刑侦，前年侦破的抢劫银行运钞车案，他是亲身参与的，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年，也是累得要死的一年。他在那一年差点儿累吐了血！他从刘海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问：“有线索吗？”刘海摇头：“我得请假回去。”张仁还没说话，身后有人搭茬了：“案子什么时候都有，你晋监可这辈子只有一次。”说话的是李大陆。张仁回头，原来身后已围了一堆人了，老林的大肚子正顶着他的后腰。刘海站起来，说：“可信用社那点钱是老百姓的命呀，我们县穷，老百姓存点钱不容易。这消息要是传开了，老百姓得炸，弄不好又是群体性事件。”他说着说着自己更急了，直跺脚，唉声叹气的。老林一直在打电话，这会儿关了手机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家里还有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嘛，他们肯定和你一样急。他们能不干事？刘局你得相信群众呵。”话刚说完，手机又响了，他急忙打开手机走开，边走边说：“是俺……俺是林胖子，呵呵，你哪位？”

张仁问：“真的一点儿线索也没有？”刘海直着眼睛，仿佛听见了又仿佛没听见，完全沉浸在他的案子中。张仁耐心地蹲在刘